



特別
へ21
4262
7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村重

923.6
Ka 434

21
4262
7



夜譚隨錄卷之七目錄

邱生

陸水部

馮翊

戴監生

佟簡角



早稲田大学
文学部図書

10263

< 2002-260 >



夜讀錄卷之七



葵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燕臺文庫

邱生

連城賴冠千言其鄉有邱貢生者忘其名貴家子也
年甫二十丰姿如玉雍正間自閩入都將肄業于成
均。以圖進取未敢到暫寓左安門外某寺中寺近某
貴公廢園地極荒僻生少年喜動不耐岑寂飯後携

通非仕境
忘遠亦難致

習俗使然
移易

發井垣垣
紗線如憶當年

小童散步行食初不知有園及透見林樹葱鬱樓閣
參差訝而詢諸耕者始得其詳亟住遊焉小奚怯行
路或感頰顛目或出言怨咨生惡其聒嗾使先歸小
奚喜躍而去生且行且笑曰奴子別有肺腸想天之
主人本無雅俗彼受其父母精血之濁而生故致如
此譬夫犬之食穢其種類然也此至園日已夕矣荒
榛繞砌豐草堆階門亦高鎖舉衣撥莽越垣垣以入
園中古檜高槐濃陰夾徑紆迴循徑行忽達一橋朱

歌理語
能不悽楚

如此寂現得
有此餘小婢
乃生此下即
趨避而婉語

欄推折紅板朽殘橋下蘆荻叢生蛙鳴積潦過橋抵
軒蛛絲當戶紗綠在窻生徙倚欄杆徘徊忘返不
覺古牆月上苔砌蟲喧晚風入林樹間如聞吟嘯本
欲窮其幽邃當此際心殊怛怖乃折軒前鳳仙花却
步欲歸忽聞迴廊下有清銳其音者叱曰何處小蠻
奴擅入人家窺伺貴人眷屬居此肯容汝折一莖草
踏一塊磚耶生驚視之則十六七女媼也一綠衣
一碧衣眉目如畫面無怒色但作惡聲耳生自知冒

寬裕亦情不自
禁耳向有悲
來是狂發矣

夜語附錄 卷之七
二
昧急棄花整衣趨而揖之曰異鄉孤客年少無知孟
浪採花罪不容赦倘蒙寬宥佩德不忘綠衣者曰因
卽寬宥亦平常事那便是德那便不忘書痴便給欲
給阿誰耶碧衣者曰今不痛加懲治彼以為我輩孱
弱必源源而來矣言次復有數女奴自軒後出問曰
何事喋喋娘子候回話矣二女同笑曰回底話知他
何處書生南蠻鳩舌令人一字不解眾女環觀相語
曰蠻子殊不醜盍捉去聽娘子發付之僉曰有理生

主此時可憐
其勝矣何處推
耶

此即生當夢不到

河不早走
大懼投地求釋眾置若罔聞或揪耳輪或扔髮辮後
推而前挽之生固無縛雞力遭此紛拏不克自主須
臾至一廣廳下始各緩手生喘息稍定又聞傳語曰
命捉上樓去矣眾又擁生至樓下前二女先登眾畢
登共立簷下屏氣無敢息者有頃前二女各抱綉袱
含笑出戶曰幾誤大事諸姊妹各散無事聚此矣眾
皆默默索然散去二女挽生入左室一側甚精潔中
有池沓湯芬馥知為沐浴之所二女持巾執幌侍生

用夕至晚高末
一絲不系

每頁類人乍入
大家手足無措

浴訖徹體易新衣長短合度鮮華照人二女嘖嘖歎
美不絕口我有提燈來逐者亦二人女奴也導引入
房暫就客座一女侍側前二女入內寢房中位置器
物精奇目所未睹生中心志惑不測吉凶良久忽覺
異香撲鼻笑語喁喁顰鬚簾啟二女從一女郎亭亭
出戶容輝艷麗曠世無匹年約十八九衣藕色畫衣
施墨花裙含羞向生側身歛衽生却立逡巡不覺屈
膝女郎挽之入座曰君非鄧江邱貢生耶曰然曰然

情形可笑畫
此其家莊無窮
笑大方

此書觀氣
也

則與兒有姻緣之契矣兒衛氏字素娟世系隴西令
尊公為秦州叅戎時與先君結耐久交因有婚姻之
約彼時爾我尚在襁褓中不能記憶迄今計之十有
七年矣一旦邂逅于此紅絲繫足豈偶然耶昨夜夢
神人見告故能預知郎名姓里居幸郎勿猜也生雖
少孤至于父為秦州叅戎則知之爛熟茲聞女郎言
有據並不致疑且對此麗人神魂喪失無暇致詳但
再拜曰第恐瀕海輒生有辱門第耳不然淮王之雞

之區區生

夫未有不望上大羅天者娟笑顧二女曰汝道郎君

言不可曉何為字字了了合言語有何不可曉二女笑曰方口代郎君時

且聞物轉如鳥鳴雖悅耳實笑人今與娘子應答又

甚清楚想前操土音今說官話也娟嚶嚶而笑生亦

笑曰真可兒也敢問芳名娟曰綠衣者翹翹碧衣者

楚楚生曰謹誌不忘二女曰干郎固有德何可便忘

生復笑隨聞內城蒲牢聲如海鯨之鳴知漏下矣娟

命酒頃刻散核羅列無非珍異尤多不知名者固非

土音官話兩樣
應對生亦善
打點

官音讀人進

人盤開地密制

刺不修或為可

厭必知如里

以能其方為

正快

人間所有生飲次問娟有父母兄弟姊妹乎娟曰皆

下世矣雖有姊妹行亦各適所天他日會有相見時

也又問卿富貴極矣而園亭荒廢若此何也娟曰此

宗室貴公之園借以暫居與郎畢姻後仍返故宅耳

生又問卿先世作何官娟笑曰二十歲入底事响响

嘔嘔如老婦然夜深矣無事多問生頸為之赤墮鴈

白頭三更始就寢象床雖几綉枕錦衾紅燭高燒金

鏡香裊恍遊天上如在夢中矣娟雖齒樞而帷薄之

對此

薛音奉香九也

上意宿留
石印

問。婢。姦。殊。甚。每。移。燈。近。榻。令。一。婢。更。番。侍。側。通。宵。嬉。謔。生。力。憊。輒。進。酒。一。小。卮。色。似。珊。瑚。香。迥。艾。納。飲。之。精神。驟。旺。興。發。如。狂。娟。體。雖。再。弱。頗。能。支。也。自。此。好。合。無。間。朝。夕。不。離。跬。步。娟。有。異。術。往。往。收。取。各。色。花。子。祝。之。化。為。異。香。含。之。齒。舌。俱。醉。又。能。攝。取。諸。物。從。心。所。欲。頃。刻。至。前。即。荔。枝。楊。梅。之。難。致。者。莫。不。應。之。如。響。一。日。謂。生。曰。可。檢。點。作。歸。計。矣。生。曰。以。我。車。來。以。爾。脂。遷。娟。曰。無。需。于。君。但。勞。玉。趾。一。行。耳。日。間。或

另闕
坤

不。便。夜。去。可。也。是。夕。男。婦。來。者。甚。眾。見。娟。與。生。皆。下。拜。几。榻。箱。籠。爭。相。負。荷。須。臾。而。盡。娟。携。生。率。楚。綵。步。從。之。未。一。里。即。至。一。巨。宅。雕。甍。畫。棟。椽。桷。連。延。五。步。一。軒。十。步。一。閣。迴。廊。曲。檻。花。木。幽。深。應。接。不。暇。唯。自。訟。句。非。夙。有。仙。緣。烏。能。得。此。雖。南。面。百。城。弗。與。易。矣。既。而。入。室。陳。設。尤。華。美。于。是。食。饜。甘。肥。衣。厭。細。粟。息。功。名。之。念。絕。鄉。國。之。思。轉。盼。已。逾。兩。月。娟。往。往。他。出。出。必。與。楚。楚。俱。或。數。日。始。返。返。必。退。處。別。室。越。一

一可不解數婢
子笑各屈
白地與

夜語隨錄 卷之七
宿然後同生寢食率以為常生詰之笑而不答第誦
梁武帝詩以應之曰滿塘蓮花開紅光照碧水色同
心復同藕異心無異生莫解其意亦不復窮究數日
後娟又有所詣携翹翹去留楚楚伴生生因乘間詢
楚楚曰娘子每出數日究竟何往楚楚曰詩中之意
郎猶未會耶生日幾經尋味終不得解楚楚掩口笑
曰措大心思如此何啻著低棋者雖窮思極算又豈
有高著出耶生語塞聊以謔語解嘲曰子固未嘗搜

體態媚甚

詩意特見子狡滑欲以發付之耳楚楚聞之且晒曰
聽飾詞殊可笑轉欲請問如何發付矣諒郎君口同
百舌膽如鼷鼠詎敢作犯法事亦不過一言半語討
人便宜而已正俗語所謂說大話燥脾者真足以笑
殺人也語既尖酸態復妖媚生不能復耐猝捉其臂
捺之牀上開掌作欲打狀曰小婢子敢再嘲笑人此
一掌楚斜卧榻上並不轉側但瞑目作嬌音應曰一
掌便何如欲打誰耶生隨勢接吻曰恐打卿耶聊相

之重

邱生

七

殆春意透酥
澹色橫眉黛

夜讀戲錄 卷之一
戲耳言次楚楚褻衣已被褪落漸入佳境矣由此二
人綢繆臻至唯恐娟歸之速無何娟回熟視楚楚顏
色頓異生在旁殊懷愧悚翹翹低語告娟曰娘子之
螟蛉不去終當洩其秘密娟但搖首令勿言少間曰
休休木有癭犀有通石有量物以病而見貴者多矣
何怪小女子乎直突而不徙薪無怪其然且兒既不
能為雌伏寧能禁人不雄飛哉此間本非樂土今又
成穢墟會須直還故居以謀寧謐耳楚楚自生生會

急便屈膝叩
長技只此
言之自進感
不忘
過無悔改君子
新書也

雕裝回棟轉
邱墟回意茫
修成往事
可以悟道

意。還。下。席。長。跪。而。謝。曰。承。卿。不。棄。寒。微。實。意。自。選。豈
敢。戀。茲。春。色。逞。其。豕。心。娟。拽。之。起。曰。有。則。改。之。無。則
加。勉。若。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固。處。世。之。所。珍。非。用
情。之。所。貴。也。生。頓。首。受。教。相。睦。如。初。娟。再。遷。之。志。已
決。盡。棄。所。有。即。日。起。行。生。怪。問。其。故。娟。曰。此。皆。易。得。不
足。戀。也。生。甚。疑。且。實。難。捨。多。珍。行。里。許。托。言。腹。急。潛
回。故。處。視。之。但。見。林。樹。如。故。第。宅。無。存。蒿。萊。間。草。屋
數。椽。垣。壁。頽。圯。似。久。無。人。居。者。四。顧。茫。茫。始。大。駭。異

誰恐露出馬脚
故作神仙語以
誑之可知凡以
神仙語炫人者
富家之而勿
為所訛

不言陽金
方徘徊間翹楚踵至呼曰郎留連何事生曰偶憶詩
生亦後唐
稿未携欲還取之不意迷路至此楚楚曰此去故宅
已百里餘矣庸得歸乎生曰行未一里那便隔絕若
此翹笑曰偕仙人行豈同凡俗郎勿夢夢牽引却回
纔數武媚已坐待路側見生至怨曰奈何免脫再遲
一刻不得相見矣生不敢辯因復進又數里入林中
夏木千章陰蔽天日穿林抵一洞穴望之黝然媚先
法矣
入生却步不敢前翹楚自後擠之失足顛踣已在穴

別莫推大

其人每至處餘
故其形其不足
廣知天地泡幻
終端湮滅哉
孤能可于此動
以書呈反不能
省誠不如你
誠佳培也何能

中穴旁另闢一門翹楚繼至共啟門而入則巨室也
華麗不及故宅而雅靜過之恍若別有一天且驚且
喜自念今夕何夕入此穴處媚笑曰毅則異室寢則
同穴相與拊掌呼酒共酌生問曰棄故居如敬躑散
僕婢于四方其故何也媚曰天地皆泡幻也故居尤
幻之幻者奴婢各有居處有事聚之無事各散即但
取衣裁足共圖長生至○至○至求盈餘徒自苦耳此處洞天
福地有人塵出世之妙無玄冥回祿之虞雖紫府蓉

反單直錄
卷之二
生

到此

夜計散金 卷之十一
城不過如是塵世幻境戀戀何為乎有頃楚楚報曰
幸姨聞娘子偕郎君歸携盒來賀矣娟與生日幸妹
與兒故相得郎見之但呼為姪可矣俄而幸至亦十
七八好女子也相見懽然猶有羞態不似娟初會時
載笑載言有見慣司空之局歛衽賀娟曰久與三姊
契濶靡日不思詎意去甫兩月遂叶鳳占老母聞之
良喜先命兒致不腆之儀表意尋當白來今觀姐夫
如玉山照人洵稱佳偶非三姐厚福終難消受娟笑

如此你羨便自
深志

媼 俗呼叔母曰媼又呼
夫之身婦曰媼

另是一番稱贊
老媼與少女心
思不同故語言
自別

曰妹太為溢美獨不慮揄揚過當惹人笑破唇耶呼
翹翹耳語翹諾而去移時偕一媼至娟迎拜以媼呼
之蓋幸母也生亦拜媼且荅且相喜曰此即新郎君
耶誰家千里駒因風至此老身在世六十年閱人何
啻千萬所見英妙者西坡某侯子某銀局祝六官與
郎君鼎足而三焉然彼二人如春暮桃花皆天齋其
年疇不痛惜郎君獨與三姐遇合何愁不壽較二子
真天淵矣烏得不賀乃命幸女執壺自挹盞先酌生

一昔飛渡過
華久不特的是
老人情景
力亦難復

狐亦深知此節

次酌娟最後酌萃曰汝亦當賀一筆者三姐已得佳
婚矣次當及汝不一年亦有伉儷之望也萃俛首
羞甚紅潮兩頰縮手不取盃娟接盃強飲之曰娘賜
酒乃敢不飲老人家語有一字浮泛耶生亦從旁笑
翹楚和之盡歡而後散去翌日娟謂生曰來而不往
非禮也請偕即一候萃姨生從之由穴旁一小門入
行土窟中約一丈地更達一土室萃母女咸在接待
極權懇留飲生周視房中雖甚精潔唯一榻一几

娟待萃六薄後
乃肯之天完情

萃頗雅

匪敢希人生亦
善乎挑情

萃

餘無所有殊形謬陋歸問娟曰萃家無乃貧甚何身
外別無長物娟笑曰郎見其僅有几榻乎不知几榻
猶假于兒者雖苦貧幸與兒隣不特免呼庚癸且多
饒裕生日此亦足見卿俠矣居無何萃持錦牋一幅
乞生書玉臺新詠序生為做洛神賦小楷以應之萃
得書珍同拱壁請序與書及書序之人可稱三絕會
娟他出翹楚與俱生獨坐生又將聚骨小扇一柄來
欲生書漢雜事秘辛生謔曰幾曾見人家處子向外

人索寫機密語不避嫌疑乎幸曰媚姐不在翹楚隨

行此事爾我外疇復知之生曰信如子言則女瑩之

事何以至今廣傳幸曰好事者為之耳計當日窺見

至隱止吳灼一人苟秘而不宣焉能洩漏生曰然則

今日亦幽獨矣子能容我為吳灼否幸面發頰拈帶

不語生知其情動遠前擁之出示其具幸掩袖微睇

曰波俏郎舉體皆韻此物何太不雅觀生笑曰貌雖

不韻而韻事在其中矣女心大動不復抗拒遂相與

生自謂外人而

生友不以外人

相有妙妙

可見天下事皆

非自視人何由

而加之其矣以

宗也

既而則其矣矣

非

善子設詞

綢繆如膠投漆既而幸泣謂生曰初以郎為儂薄子

久乃知郎樸厚人也兒生不逢辰死復抱恨一旦委

身君子亦云奇遇郎惟禍目前寧忍坐視欲明以相

告第慮新不聞舊徒取嫌耳生曰卿過慮矣夫以少

年孤客漂泊無依天假之緣得遇娟姐何翅裴航之

泛鄂渚阮肇之入天台今又與卿有契方自慶多福

惟禍之說突如其來誠所不解幸聞之屢然良久始

歎曰兒固知病在膏肓之間者藥石所不能入也郎

病入膏肓者

不約此消難況

窮谷風也懷苦
今同信

這是一層人
心無復

夜讀附錄 卷之十
並枕于死。連盤野葛。自謂快心悅口。殊不知通心錯。
徹骨雖有燕。函買七札。而猶脫穎矣。彼媚姐非人。
乃天壇中一老狐也。為其迷媚而死者。指不勝屈。總
為採取元精。以恣其欲。豈果有纖毫仁義。與即作借。
老計也。人情固多好色。似不應竭有限之精神。填無
窮之溝壑。生聞之。驚怖股栗。結舌不能語。生曰。郎試
自維。倘情纏愛。雖死不悔。則兒言誠贅矣。若猶有
戀世之心。怖死之心。當思早離及度之地。還坦坦之

生固善處

望亦能來辰

幸為生謀思
其待婿未免太
薄

途兒從中為郎壽。請禍為福。起死回生。亦易舉耳。
生大懼。長跪請計。曰。聽卿言。如夢覺矣。如蒙援手。敢
不鏤肝。幸壺使就坐。袖出一符。授生曰。勿憶惶且將
此貼戶上。令老魅來不得入。而後徐計。未晚。生貼符
却回。涕泣求救。幸為畫策曰。媚雖淫毒。然通靈有術。
能變化。避之不密。彼終能踪跡之。今欲計萬全。非求
黃道士符籙不可。黃道士授太乙秘笈。持五雷正法。
住五嶽觀。即屈節求之。符即可得。此事不可緩。三日

下有如此道去耶

秘則

送往迎來必無其人可畏

內不得則大事去矣。彼每出不返者，以仍有人被惑。故也。此際必幻化園墅，相與留連。如郎朝死，夕即有他人入室。蓋此間為狐之巢穴，雖出千里，遲數年終須歸此耳。彼出已兩月矣，再三五日當返。郎欲逃，正其時也。生且悲且喜，再拜謝曰：卿起白骨而肉之，何以圖報？幸亦泣曰：寧生離無死別，行矣。慎之無相忘。緣盡于此矣。生曰：累卿將奈何？幸曰：兒聞賢者急病而讓，夷况兒亦有術，自能發付老魅，無慮也。于是再

嚴然敵國軍念復居情歸

一及枕席此恩深重固多福人也

因促之生不得已握手辭行，哭失聲。幸急止之，送至門，忽慘然曰：為郎幾誤，切已事乃復攜入室。亟解衣出一紫羅囊，探囊出一白玉小印，方寸許，上作螭紐。其文曰：異地同符，贈生日：物雖微，郎寶之，可以致富。他日遇購者，宛印之所自至，但云得諸廣渠門外城隍，聞可矣。兒所以厚贈，雖聊酬一夕枕席之愛，抑有一事相囑托，幸垂庇也。生曰：一身皆卿之賜，更何事不盡心力者？幸再拜而謝，乃泣訴曰：郎勿駭，兒亦非

孤恩同類
于婦

生也不可死
死後亦不可
幸何命之奇

夜讀寶錄 卷之十
人實鬼也。生時本河南人，因歲凶流徙入都，隨老母備于崇文門內王氏家。王固巨富，貨取遍天下，所賴以此。王章為符節，王章者關中江陽臣所謬也。人不得假借。凡有王氏玉章印記者，無論江楚之遠，川廣之遙，雖片紙隻字亦能立質千萬。一旦失之，十餘年來不復響應。王深為恨，或誣兒母女盜去，王健母至死兒亦投繯，王藁葬于此。左隣狐穴，右比糴窩，抱恨九幽，愁魂千載。若能買高涼一寸土，俾得收瘞，則

心遠難

可見公迷途而
能知反過者
而不自覺者

銜結之報，永失弗諉。生曰：勿挾泰山超北海，予固不能矣。似此說事不足繫卿懷抱也。言訖分手，莘指墓前枯槐樹曰：誌此勿忘。生審視良久，不忍言別。莘引身入穴，始號咷而去。時晨星映野，斜月入林，踈蹊盤踞約十餘里，甫望見樓堞，逢人諮諏，始得至三嶽觀。果有黃道士者，晚顏玉色，鬚眉似金，貌極怪偉，生頓首乞符。黃熟視而哈曰：妖氣濡染未深，何傷。弓驚餌之。早子真機警人哉。書三符付之，曰：終身佩之可也。

之學寶錄 卷之十 邱生

多得也

生承教而去徑來所寓寺中寺僧見而驚曰先生一
聊在何處致老僧懷感至今生以詭詞緝之問僮僕
焉往生曰回南月餘矣行李尚存乎曰傷去矣生恫
愧無措手足處僧曰先生豈無親故仕于京師者蓋
往就之生曰有親屬為部郎往歲已左遷外補矣今
也則無僧曰朋友亦可與謀生曰總朋友憐而顧我
我何面目見之况任黎交誼世有幾人倘覩面雲泥
情何以堪生曰先生固才貌兼者懷策以謁時賢投

易
以此交情不

僧
借宿

營
名裂吾見其人
矣吾聞其美矣

刺以干當道必得上貢天子何衣食之足慮乎生潛
然曰落拓如此誰復肯幹旋者自媒不遂則身辱名
裂寧凍餒以填溝壑不忍搖尾向人也僧乃喟然嘆
曰往者余弗及來者余弗聞老僧眼中所見之士先
生一人而已子身無依而不求于祭餽口有地而深
耻托鉢愛品節故重其羔鴈先生尚志非長貧賤者
請設一榻而屈先生讀賦長安以待時至不亦可乎
生乃感謝便栖寺中為人代書一日寺僧市五色絹

之置書家
卷之七
生

然須問其
出處是待價而
定之候矣

賤乞生作書云為檀那作壽軸書成苦無圖章即取
玉章印之僧更市麪桃素食湯餅易新衣駕驢車入
城去僧目送而笑曰玉章今日出脫矣守錢虜未必
能辨即以護封作押角應無不可者弟恐識者見之
捧腹耳哺時僧却回色殊愉快入門即問曰先生寫
作俱佳不待言矣而所用圖章從何得來生曰偶然
得之者蓋吾鄉江晴臣之所鑄也僧曰此大異事域
中玉翁做寺老檀施也見圖章把玩良久測其意似

喜似驚再三致詰老僧具說本末翁囑致聲習口必
欲先生入城並携玉章此老素渾樸無廢詞其言欲
如此則必如此矣幸先生勿拘執明晨同老僧一往
自有代步不至役役也生勃怪羣女言有徵諸早
起同造王王接待甚有禮酒再巡即索觀玉章生取
諸懷王一見愕然審辨色詢曰兄此物得自何所望
勿隱生日實非故物六月間偶循城溪間步將至廣
渠門坐石上小憩見城墻缺處玉色瑩然拾得此

然則打死等
致孝之見地為
大雅過矣

王翁感德
疑也亦必
細心
文知性
去千金

印不意見賞于翁愈當寶貴矣王曰老夫不言兄亦不知蓋此印實老夫之故物也失之十餘年矣今聞得諸城濤始追憶往日曾歸自郊荆小遺于城下恐墮落致損暫置牆隙中竟致遺忘兄所言詢不誣矣但此物雖微先世所留遺也詎可至我而失之兄忠恕如肯見還當以千金奉酬耳生曰物歸本主理之固然何敢望酬生大喜曰老夫有言駟不及舌兄勿却亟收印入內一餉方出奉生千金更謝僧五十金

生得金千金更謝僧五十金

僧以此義舉
其為意重耶
知有身並分上
耶

盡歡而散生歸寺亦謝僧百金始以情告之並商改葬其母女之事僧曰先生不肯負恩于鬼老僧敢絕義于人也茶齋不同前請早圖之生遂出資備雙槨鳩土工僧至枯槐下掘得骸骨二具生大慟沐以香湯裹以錦褥納諸槨中僧指柏林靜地方二丈以瘞之祭而後歸是夜生夢其母女來謝且告曰彼狐恨見其暴深誓欲見禍即所得三符祈于墓上焚其二則無患矣永訣矣請從此辭言訖哭哀哀而去生悲

而寤窓月正午，隱隱牆外，猶有哭聲。反側不能復寐。次日語僧，僧曰：「莘女有靈，其言胡可不信？即取符就墓前祝而焚之，紙灰飛起，旋轉繞墓三匝，不因微風直出樹杪，知有神氣也。」生肄業成均，次年及第，屢仕清要，年未四十，以病告歸，終身不娶，養一姪為螟蛉。教二弟成驥、驥，巾櫛付之小妾，葬塋卑之。老妪日授方略，坐享奠安，冠干與之遊，熟悉其事。秋宵剪燭，向詳述之

生固為古學
以美善為歸
後為不齊

闕齋曰：王氏為富不仁，草菅人命，致莘女魂游地，下粉怨香愁，曾不能一控幽冥，為雪恨報冤之舉，已足悲矣。雖然，聞夫錢能役鬼，財可通神，凡受其顛倒者，不知凡幾矣。又有于一莘莘，縱有靈，亦不過于月明雨晦之夕，泣酸風，悲冷露而已。又何能為乎？

蘭岩曰：凡人溺于所好，雖土穴幾等華屋，村姬視同佳麗，又何必盡人入天台，遇仙子哉？邱生聞莘女言，而勇于自新，得千金報，不忘斷德，其

馳同馳

所小欺人徒
然使人以不

享富厚官清要也固宜

陸水部

周南溪先生常述其亡友水部主事陸公榮生楠有罪成察哈爾時單騎至歸化城賃驢有趙姓者以二驢應一乘一載行李既而曰君無僕從與我三驢價僕我可乎水部如其言立券授銀將發其一驢以馬代曰驢上下難馬使陸知其相已蓋是時驢價四倍于馬自念彼貪利吾貪路馳馬奚擇焉遂行行一日

趙曰一人難兼二役牧與炊君請擇一無事也陸領牧又數

日稱疾陸牧且炊趙坐食適益有宿餐冷熱半趙和

日者去曰我不慣冷食陸笑曰汝北人亦不慣耶乃

饋令者自食之行兩月食無肉罵陸佯不聞罵甚辱

及所至陸正色曰吾縱不才曾忝朝籍况年倍汝奈

何至是趙曰晚罷職卽民耳老去死來螻蟻引領久

矣尚以此傲我乎罵益甚陸掩耳走至牧所坐草中

雪紛紛下追憶昔時歌鹿鳴登玉陛在家妻孥相守

文選遺錄 卷之七 陸水部

進宮行夜際
恁憶少年事
唯恨泪紅闌

至此不堪回首

達人快語水部
不為

出。門。僮。僕。相。隨。今。破。帽。敝。裘。晝。行。夜。牧。搥。蹄。飲。拾。
馬。通。炊。膚。裂。肌。消。手。龜。足。靴。又。不。幸。為。鼠。子。所。害。辱。
不。禁。涕。泗。交。頤。仰。天。大。慟。曰。天。乎。不。意。我。陸。公。榮。竟。
至。此。拔。佩。刀。欲。自。刎。既。又。自。念。曰。吾。奉。命。從。軍。此。非。
吾。死。所。方。村。念。間。忽。見。一。老。翁。年。約。七。旬。方。袍。古。冠。
扶。筇。而。至。揖。陸。而。進。之。曰。傷。哉。貴。人。失。路。若。此。寒。家。
去。此。數。武。粗。糲。生。芻。足。以。供。給。陸。感。之。而。陰。怪。其。衣。
冠。不。時。意。頗。遂。巡。翁。笑。曰。夫。以。窮。髮。之。北。得。居。停。主。

別有天地人
商

人。知。老。夫。亦。幸。甚。矣。奈。何。以。外。物。見。疑。陸。釋。然。問。姓。
名。自。稱。黎。翁。相。將。行。數。里。越。土。山。得。巨。宅。一。區。綠。粉。
砌。蔭。青。松。雅。潔。清。幽。迴。殊。塞。外。入。門。後。僕。十。餘。輩。傳。
呼。太。翁。邀。得。陸。主。事。來。矣。即。有。二。少。年。華。服。出。迎。執。
禮。恭。謹。登。堂。陸。拜。翁。荅。拜。少。年。拜。陸。亦。拜。翁。掖。之。曰。
此。吾。家。庸。保。君。不。當。受。其。拜。耶。俄。而。列。燭。張。筵。窮。極。
水。陸。酒。再。巡。陸。請。辭。去。翁。曰。君。尚。欲。聽。狐。人。之。餘。罵。
乎。老。夫。雖。儉。陋。猶。畜。齊。馬。數。十。匹。足。以。代。君。步。此。時。

目俗呼山
八日

不必預計。陸唯唯翁曰：老夫家本瀋陽流寓，此幾五十年矣。幸與老妻相守，生四子三女。長子青，入秦探親未返；少子碧，方在襁褓；次子蒼，二子白，所見之子是也。長女阿紅，嫁于大同；次女阿黃，嫁于杭，寓在閩者。三女阿紫而已。顧謂二子曰：入語阿魏，可同阿紫出見客也。陸辭不敢當。翁曰：固是通家，無可迴避者。二子趨入，良久將命而出，曰：母已設饌于室，謂堂上寒，請翁挽客入內，當親奉杯酒，表意也。翁笑曰：有

如得如此休
人之賢也

令人心醉

問得急

嗚呼語得
意語

樣類也
也又古書統力切也
何等鄭重

體態

媼周折如此，君當以得資內助，賀我也。急延入室，室中燃畫燭，張錦屏，鈎蒜垂簾，瓊鋪地，美婢數十人擁媼而立，被服鮮華。年與翁埒。陸拜媼，答拜。翁曰：何不見阿紫？媼曰：想妾容不肯便來耳。翁笑曰：兒女態各各如是，但使出嫁半年，亦便似渠二姊。面皮如城，堵堵矣。一室皆笑。媼又使人往促之，移時一雙鬟婢啟，梯報曰：紫姐來矣。隨以目視陸，含笑而去。既而女至，粉黛雲從，鬢蘭霧濡，年可二九，光艷絕倫。側立筵

何便弄外人
公過太坦率

公何慷慨至此

前。俛首理袖。翁媪同聲曰。兒勿爾爾。陸君非外人也。
強女再拜。始各就坐。酒炙並陳。簾聒耳。夜將半。拜
曰。且休。今宵之會。誠所謂雅集也。蓋賦詩以紀安用。
此繁絃急筦為。翁曰。善。亟命徹樂。侍兒捧碗舒牋。濡
毫授陸。陸被酒興豪。賦七言近体一章。中有碧血丹
心。遷客恨。雲鬢玉臂。故園情之句。翁覽之。笑曰。觀君
此詩。請能忘情于小女。老夫不信也。陸惶恐避席而
謝曰。鄙人詎有異心。聊以自感。故有是鳴。希翁諒之。

此行未必出諸
本心。取人耳

以禮乘乃非
草

翁曰。此亦數也。小女與君有夙分。遇非偶然。曾須繼
吉與友琴瑟耳。是夕盡歡。陸親親兩日。醉不能語。二
子伴陸。出宿齋中。翌日。陸請行。二子留鞭截鐙。以止
之。陸無知之何。居數日。有翁之室相胡秀才者。語曰。
舅氏慕君名士。欲以少女奉箕帚。幸弗棄也。陸辭謝
曰。西粵鄙人。身荷重罪。行年五十。落拓窮邊。自活未
遑。敢累及他人愛女乎。望致語令舅。善為我辭。胡曰。
不然。善相君。面有死氣。遠期不過二年。舅氏得道有

酒之毒大如

年附之足以免禍况表妹不慧貞靜幽嫻古人斗酒博梁州君不破一文成此奇緣自受多福否則孤立無偶窃恐既至時欲求一人援手救不可得也陸心動因出玉環一枚以贖前以交桂二束奉胡以為謝曰感君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為報胡拜納而去花燭之期已屆矣前二日胡與蔡氏二子携酒來齋中與陸小酌半酣復話及贅婚事胡盛稱阿紫淑美陸意得甚且中酒乃大言曰人之事交予已于初到時

何至此妹實可恨

審諦之矣特笑老翁不學命名阿紫夫阿紫者狐狸之稱淫婦之所化也奈何取以名女言未畢胡愕然失色二子環赤拂袖而入胡既足曰君失言矣予執柄之功乃至此休哉可惜陸茫然不辭所謂敏而翁與二子俱至立簾下以扶老指陸曰何物書痴輕薄至此辜負老夫左顧何足恨所可恨者必害得小女子數日不餐也君自薄福予我何尤行矣請從此決言訖于袖中探白金一錠擲地有聲去不復顧

實為可恨

想陸知此狂妄亦世間一俗人亦以俗人待之

請之入種快

胡亦太息而去陸深自愧悔酒力盡消隱几而卧味爽方覺則身坐一大石旁砂磧茫茫無復第宅始大驚異取視白金固朱提也徘徊悵惘泣下數行趙已不知所之重至牧所馳馬俱無笑竟日得遇周南溪先生佐乘一駝兩馬而來乃訂交于積雪之間于路備詳所遇南溪次其為狐且訝曰昨遇一人哭于道問詢之自稱山西趙姓有一駝一馬為暴客劫去想即與公為讎者陸質其年貌果趙也天之報施為

過而不改陸不足惜乎何德惟

人豈爽哉相為太息者久之至軍營陸金盡以岐黃術寄食于軍中然性復而執口不擇言竟坐訕謗伏法南溪收其屍葬之于火始悟胡生謂其面有死氣之說為不謬也

不凜三緘之戒哉
蘭岩曰落拓無依致受辱斯役斯亦困心衡慮矣乃稍得意遽爾輕薄觸人所忌卒之坐謗伏

法身死異域可哀也夫

馮勰

華亭汪瑾年五十餘潦倒都門未離蓆帽頗倦遊值
 秋風起鱸膾興思買舟南下候放聞泊武城故縣之
 西日薄暮方苦寒寂幕見一小奚奴汗走而至投一
 刺曰家主人馮二官奉謁閱名紙稱鄉眷晚生馮勰
 素昧平生自分老而貧至親良友交臂且不相識那
 復有強來親近者疑其錯誤壁不受奴曰老爺非松

勰破世事龍
激語也

古憐

江汪姓耶曰然曰然則不錯也遂馳去俄而馮至鮮
 衣新帽年約三旬揖讓登舟執禮甚謙謹以潞納四
 端為贄自稱山西人將之揚州就一相識為上官橋
 巡檢者知兄歸松江願附便舟未知肯容納否汪察
 其人樸厚許之馮拜謝奴乃携襆被委諸桅檣夜間
 相敘汪曰兄西人弟南人何為稱鄉眷也馮曰祖貫
 松江鼎革後入籍汾陽名紙稱鄉眷不忘本也汪曰
 胡為不仕負此壯年馮曰是有命焉不可強致行賄

想亦看路總分
土耳

此言其為齊廷
高商士行賄將
考商金言

夜讀隨錄

卷之七

三

此言非慎語

累萬矣。終無成就。初甚抑鬱。後遂釋然。蓋轉念才如
微。後拆之無寸長。仕必尸位。如曰為貧而仕。則弟固
富。于貧者于彼于此。一無是處。故甘為布衣耳。兄不
見江東獨步之王文度乎。苟守志不出。則弱冠重名。
當終身不壞。何至倒執手板。貽誚後人。汪歎曰。兄言
是也。賄且不官。况無金行路如弟者。欲不棄擲得乎。
馮曰。賄賂行而無門可入。非世路之難。正皇朝景運
之際。英才用世之秋也。故行賄非難。其人受賄之難。

自喜忘平氣和
徒自年愁有而
益羨

其人也。非行賄受賄之難。其人唯不受賄之難。其人
也。世之衰也。一變而為請託。再變而為賄賂。寒賤之
士。遺于野矣。廝役之賤。升于朝矣。廉介者黜。貪墨者
進矣。甚之。臣賂其君。崔烈博司徒矣。君賄其臣。子明
從封禪矣。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下焉者。又何異乎。兄
際盛世而不見用。命也。于貧何尤焉。汪深佩其言。本
愁頓減。自是朝夕晤對。相得甚歡。一日舟次淮安。值
仲秋之望。汪市酒。邀馮賞月。酣飲間。馮忽把盞歎曰。
亦人生樂事。

馬

馬

三

忽作悲調何等
凄涼自風清
泪盈襟袖旅客
疑入何以遠此

夜讀隨錄

卷之七

華亭鶴唳可復聞乎注不以爲意因問貴友官巡檢
官况料必清苦數千里就之莫徒勞往返否馮不應
良久乃停杯慘然曰旬日來感兄遇我厚真欲以誠
告恐駭聽聞用茲隱忍今承下詢寔難默默上官橋
巡檢陳某雖朋友寔仇讐也十三年前弟販布干捆
之蘇州路經荏平與陳同一逆旅會大雨留行陳與
同舍客呼盧一日夜一敗塗地囊橐盡傾尚負百餘
金無可措置大爲同舍客所窘辱弟憐之如數代償

善雨否勿謂僅
語語然

凡有血性者聞
此無有不裂眦
者

事乃已復以二十金贈其行彼時陳感荷之言報復
之意一若粉骨糜肌亦所甚甘者既而與弟謀家有
老親無以養志欲援例捐一雜職苦無囊可解公仗
義者能假五百金任權子母苟得缺必不相負弟方
喜其能愛人以德慨然諾之彼時亦太魯莽竟不立
券越五年予重入都門聞其得缺揚州尚未領憑僑
寓宣武門外急往訪之辭以他出再四往候甫得一
見而相見又甚冷淡倨傲汪聞至此不禁裂眦曰人

此無有不裂眦者

心叵測。至如此乎。馮曰：非人心叵測也。乃吾輩心太

寡口太直。以君子待小人。未聞有中山狼之事故也。

汪曰：然誠如兄言。待亦受此氣懣久矣。此種人弟宜

索其所負。絕交而已矣。馮曰：弟之轉念。詎不若是哉。

乃問及欠項。不特不承。且出惡言。弟惱怒時。與之爭

論。所以然者。不恨失財。恨其人之負心太甚也。豈意

其行如鬼蜮。毒甚蜂蠆。買贖坊正。執送官司。無券可

伸。官不加察。遂致瘖死他鄉。首邱莫正。訟之陰府。已

又債不信。反下
毒手。而如此
禽獸不如矣

何慙之有

許道償。幸兄携之入揚。得洩憤于彼。必報德于兄。結

草銜環。敢忘異日。汪聞之。悚然曰：然則兄其鬼耶。馮

曰：然。試于燈前月下。驗之。可知矣。汪驗之。無影。大懼。

對席枯坐。面色如灰。馮慰之曰：兄勿怖。感戴且無既。

豈為兄害者。良久。汪稍定。然兢兢與處。如背有芒。及

抵揚。馮惘然曰：從此別矣。雖然。吾聞為浮圖者。必合

其尖。知兄與太守有舊。明日希往過之。乘間一白弟

冤。無使負心。奴盜清白名。以欺世人也。言訖。再拜辭

四子悲涼如閻
荆卿易水之歌

盜名欺世多矣
但訪相如者果
來耳

空中嘆異中有許多情景在

行汪亦惻然送之指小奚奴謂曰此小奚人耶鬼耶
馮曰身且為鬼安能役人此亦于冥中以五千錢所
買者亦兄之鄉里南門外市破人李四之子也既去
汪心中始安汪性謹默始終未洩于人故舟人咸不
知之翌日謁太守留飲正款洽間忽報上官橋陳巡
檢于夜間暴疾死矣太守愕然曰矍鑠翁那得便死
汪嘆曰幽冥之理豈其妄哉為述所遇于太守太守
瞳目咋舌者久之陳死無家可歸太守為具棺衣瘞

一補筆細

諸義塚計其宦囊約千金恨其不良頃囊贈汪曰
吾為馮總報怨以報德也汪初不受以太守理直乃
受之歸而小康詢諸鄉人有識李四者本回民巢有
一子年十五于二年前病瘡死矣質其形貌正與馮
奴同第不識冥中為何人所居以貨之也

蘭岩曰負心人卒遭慘報固無足惜第馮生索
命託言訪友為官者甚勿致此等打抽豐人來
也

戴監生

瀋陽戴監生懋惠入都鄉試不得志于有司鬱鬱歸去道出永平宿止荒成古館之廳廳西一帶皆及肩土垣垣外茆屋三間戶常扃鎖秋草滿地落葉堆階繞屋三四老槐六七古塚屋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跡也戴年愁不寐二更後猶繞砌閒步見月色滿庭山林清寂微聞茆屋中有人語言倚土垣聽之頗了了似一老人歎且笑曰我豈不明此理者但余髮如此

愁人愁景森異帶

此篇筆致直白不感唐人

良言作箴銘

鏗碑

種種心灰淡久矣譬如魚跋于廬非不悠然深逝也然不能忘情于餌必將復上于鉤鳥脫于羅非不翩然遠翔也然不能慎機于微必將更羅于弋子騁功不止一簣乃不自樹立而復自傾踣之恐日月蹉跎臭皮囊不比金剛石也一少年聲者笑曰我發軔之始便獲美姝兄弟姊妹艷美滿室至今且數年兩猶望况夫心腎可見鑿鑑之術非無脾補真精既返黃金室一顆明珠永不離翁蹉跎失足神祇精魅祇

之置何來

戴監生

三

妙喻

可窺竊繩樞。綢繆。慕母綺疏。綉榻。非復翁側足地。譬夫逆旅。蟹蟲。但夜出偷齧。臭脚。漢乃轉笑。香閨豹脚。親暱玉肌者。為失計。非翁眼孔小。直是翁妬心重耳。况壽天之數。自有分定。即金剛石。能無大小也。老人擲揄之曰。老夫年逾五。欲詎意今日聞此奇談。何其恢詭。夫乞丐小兒。宛轉于百尺竿頭。以為得計。自謂出人頭地。初不知地下折臂。即。是當時竿上兒。方歎天下險巇危途。無有甚于此者。乃今子顧以此驕。

教音道七
十日教

妙喻深有理

老夫耶。天能與人。以壽天之數。而不能禁人。以樽節之方。設有兩人于此。得青蚨一千。各分五百。數則同。而用必不同也。其一人一日一錢。或數日一錢。漸至不破一文。則此五百錢。雖終身不盡。可也。其一人初亦一日一錢。或一日四五錢。六七錢。漸至數十百文。此則五百錢。其盡也可立而待也。子不明此理。反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何管。行烏。撞花。知有炎日。而不知有元水也。豈不令人絕倒。久之。不聞應答。唯頻聞。

夜讀金 卷之十一
老人嚶聲戴欲歸寢。忽又聞老人言曰：是亦不必多辨。子第思秦州田大郎亦當淫淫汗下矣。彼非不自命爲冥靈也。大椿也。乃由今觀之。野馬而羊角也。朝菌不知有晦朔。蟪蛄不知有春秋。五百錢五日用了。至今枯。瞳眈每每慘老夫之目。子寧未之見哉。少年者。晒曰：翁言非不了了。待童烏預元自有方也。豈可與小兒強作解事者同日語。予黃庭之榛莽已糞除久矣。丹田之稂莠亦陳治盡矣。宏于中者肆于外。猶

且有玉理在

韞明珠于水晶之匱。無事銜露表裡皆精。非如糜腐之石。不任切劓者。老人曰：然則遂無糜腐時乎。少年曰：玉晶何糜腐之有。老人太息曰：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鶚炙。痴絕妄絕矣。何異荒祠木居士。不慮風雨而梁柱蠹生。庇廕我者。卽所以催毀我者也。豈必外來之風雨哉。且斧斤不施。樗散之所以壽也。文采章身。鳳凰之所以隱也。子謀隸仙籍。而先窺鬼錄。吾恐子平之願難畢。而賈誼之鵬易來。鉄鑄一箇錯不

夜語錄 卷之十
 成。恹。惶。甚。矣。卽。如。錦。中。戴。監。生。本。非。科。甲。中。人。尚。賸。賸。憂。思。自。加。賤。賊。正。堪。與。子。齊。彭。殤。未。可。與。老。夫。較。修。短。也。戴。驟。聆。至。此。毛。髮。悚。然。驚。疑。間。又。聞。少。年。曰。休。休。我。聞。太。上。忘。情。最。下。者。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董。我。所。以。敢。銳。身。自。任。者。誠。有。所。恃。而。不。恐。也。翁。以。鉤。距。來。我。但。以。坦。率。往。毋。啁。噉。也。老。人。遂。發。怒。聲。曰。矧。子。何。敢。抵。牾。先。輩。汝。辨。我。不。辨。香。臭。不。分。有。何。樵。尫。其。侍。汝。母。爲。護。符。耶。彼。老。魅。無。耻。幻。魄。媚。人。今。

亦是應世長方

如其快甚

見棄于狐人。貧類魂鬼。天雷行且誅之。何足附會。汝忘二十年前。跪老夫膝下。吮鞞鼻。牽衣襁。苦求採而之術。汝母亦跪進履。二柄。松子一杵。老夫一一授之。奈何飢附飽颺。強項乃爾。少年便給尤甚。言不少讓。尋聞詬誶紛然。漸出戶外。月明如水。見頗分明。一老人。偃僕侏儒。扭結一少年。稚齒韶顏。容色如玉。於樹下。相毆甚苦。戴知其非人。捫捉墻頭。半軀極力飛擊。擻然一聲。適中二人交足處。同仆于地。並化爲狐。分。

孫山

馳入屋後古墓中。戴亦就寢。次日白諸館吏同往發塚。有黑狐十餘顆奔逸而出。逐之不及。後戴再試不第。憶狐言投筆經商。致富十萬。遂不復求仕進云。

蘭岩曰。時運不齊。頻居康了。命途多舛。永落孫山。自負文章。而遭淪落者。如戴生。可勝計哉。

佟觭角

旗人子。傅九者。年二十。以事出正陽門。過一巷。路狹。人衆相挨以行。驀一人迎面來。急走如飛。其勢甚猛。

奇極

如此。良始亦
傳神。虛所致耳
不然。鬼焉敢如
是

傅方倉卒。却避。其人已至。兩胸相撞。竟與已合。而爲一。頓覺身如水淋。寒慄不止。急投一緞店下。閉目蹲身。憩之良久。頭愈痛。眼愈眩。茫茫然。僱車歸。夜一更後。忽躍起。大言曰。我因一時赶路不及。正在倉遽。奈何攔我去路。致誤大事。我于汝勢不兩立矣。于是批頰撞頭。自殘不顧。家人環守。通宵搶攘不休。隣人或言某術師所居。有巫而走無常者。號佟觭角。最能被除不祥。盍使治之。家人亦夙耳其名。巫往祈。請佟

凶惡極矣

此數語捉妖者俗信鬼所以不怕

而大言旋即叫冤鬼大無節

矣

夜讀史金

卷之一

三

未至傳已知之。晒且罵曰：無論終觸角，鈇箭角又何為哉。俄而終至，男女觀者如堵牆。終瞋目視之，何處鬼魅敢來此間。崇人不寔，供即。汝下油鍋矣。傳瞳目不言，但吱吱切齒不已。終大怒，命填油于巨鑊中，燒柴前之。油沸，旋捉一鋼叉，向傳面上旋繞，故振響其環，以恐嚇之。復叱曰：不速供，則烹矣。傳哆口長號曰：嗚呼，冤哉。烹也。終曰：無故崇人，罪固當烹，何冤之有。傳倚壁戰慄，計甚恐怖。終復振叉作欲刺之勢，喝

毛賊作用安復不思劍

小人無善無惡溢于言外

愚昧至是極可憫

令速供。傳肘膝投地，求免備。至自供本鳳陽府人，于某年入京，因迫于飢寒，竊發人之塚，為人所覺，羣求擒捉。一時禕皇用鈇鉞拒捕，希意免脫。不意連傷二人，坐法當斬。今日大決，綁赴菜市，已臨刑矣。因極力掙扎，得脫身而走。方將逃避他所，詎意為此人攔阻。心寔忿恨，故與之較量。既老，命見責焉，敢遲留第乞秘密。小人他去，終曰：然則速去，勿觸我。怒乃倚义而坐。觀者莫不駭異。傳跪坐地上，揮涕不止。乃叱曰：胡

史記卷之

卷之二 終觸角

三

亦僧人也。遭
獄囚便爾可憐。

稍百所得欣喜
如此小人心
未昧

夜。不作勢去而泣。必求烹也。傅哭曰：小人在獄中時，因天寒，兩脚膠凍，欲求羶襪一雙，則感德無量。笑曰：甫得寬宥，輒有干求。一襪所值幾何，不吝與汝。亟命傅之家人取白紙糊作襪形，每隻畫一符，書一羶字，焚之。傅即欣然伏地叩頭，即伸足作更易狀。觀者皆笑。傅因詰其姓名年歲，今去此將安之乎？傅曰：姓名某某，年若干。今得脫大刑，當奔川填遠省，以避按捕耳。傅曰：汝計左矣。此去川滇數千萬里，豈

此符何神

且久可至者，尚為避役所獲，重罹網罟，再思倖免，詎可得乎？不如從吾教，尚可得一噉飯處。傅曰：苟得老翁憐憫，收納必報大德。傅亦喜，乃探囊出一黃紙小符，焚之，傅遂仆地不動。良久始甦，問之茫然，唯憶致病以先之事耳。家人羅拜，厚贈謝焉。是日刑部大決，密訪果有其人者，已梟示矣。聞者咸嘆異之。愈神。傅術終年五十餘，平日孑然獨處，持齋誦佛，寡言喜睡，往往睡三四日不起。至其家者，重門以內，無寸芥纖

人能役鬼理
所未事之所看

埃一切箱匱几案不見拂拭而光潔可鑑或言其有
禁鬼之術或三年一更代凡所服役者悉鬼也

蘭岩曰觀此而哀小民之愚也飢寒所迫輒相
率而為非朋黨所要每橫行而不顧一旦自隳
法網倖脫無由既已梟示通衢猶於奔避真乃
醉生夢死誰能喚醒其良心為鬼為人尚未辨
別其形似者也為民父母者尚其念氓蚩之可
憫勿以罔民而可為思人性之昏良勿致不教

而遂殺則被澤者可勝計哉

夜讀隨錄

卷之七

三

